

Writers' Talks
对话百家



安顿灵魂

中国作家的生活现场

青年报社
李清川 主编
陈仓 执行主编

安顿灵魂



中国作家的生活现场

—— 青年报社
—— 李清川
—— 陈仓

编 主 编
执行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顿灵魂 / 青年报社编; 李清川主编.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9.5
(对话百家)

ISBN 978-7-5500-3234-7

I. ①安… II. ①青… ②李… III. ①作家-访问记-中国-现代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64279号

安顿灵魂

青年报社 编 李清川 主编 陈 仓 执行主编

出 版 人	章华荣
责任编辑	蔡央扬 张兆磊
书籍设计	方 方
制 作	周璐敏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20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19.25
版 次	2019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 数	23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3234-7
定 价	65.00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9-9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给你一束光

光能繁殖

李清川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酝酿在《青年报》新创一份文化类子刊，是在2016年春节前，甚至更早一些时候。说“论证”是不准确的，其实无需“论证”现实境遇都是尴尬的：在那个冬天，纸媒没落成了大众话题，文学式微也常见诸讨论，此时抱残守缺，以纸为阵地、以文学立足，我们似乎是在逆流而上。但是我们宁愿逆流而上，也不愿意顺势而下，因为在理性思考中我们发现，在文化多元和节奏趋快的大时代，青年更加需要定律与方向；在个人梦被自由放大的际遇下，青年比任何一个人群更加需要文化的力量。

2016年4月，《青年报》迎来第一万期出版，我们将《新青年》周刊正式落纸。之所以选择“新青年”为名，我们并无攀附之意，我们“新青年”的“新”，是思想的新，也是文化的新；我们“新青年”的“青年”，不仅是意欲照射到的目标，也是力求寻找的光源。如何赋予这份子刊以魂呢？我们以为，关键是要有眼光。我们这样比喻，文学家、文化学者、文脉传承和弘扬者，就是灵魂的塑造家。因此，我们以他们的最新作品为主线，开设《上海访谈》《自白》《重读》《旁评》等栏目，约请青年写作者进行同题创作。在文人、文章、文脉、文鉴这一

逻辑下，我们致力捕捉那些既可以沉淀为历史的，又可以预见未来的文化视点，关注那些不是流行的，不是潮头的，但一定是动态的，是发展的，有力量的，有灵性的，是年轻人走着走着就会迎面相遇的。我们想做的，就是给你一束光，让它照着赶路者的某个方向。

到《对话百家》系列丛书启动编辑工作时，《新青年》周刊已经出版了133期，不觉中，我们用心陪伴了三年时光。在岁月长河中，这光景不过只是个瞬间，但如果有耐心，你就会发现这一瞬之中的永恒——要是以130多位作家为坐标点编绘一张中国当代文学地图，是不是可以观察到中国文学的当下特征和前进方向？是不是能触摸到社会发展和文化进步的某些趋势？更为关键的是，因为有更多、更深广、更具代表、更有期望空间的作家加入，这一文学地理的建构还在继续。

一路走来，我们对中国文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越来越有信心，而这无疑来自作家和读者。

平素里我们与文坛大家的交往，更多是在文字中相见，这种由文字及情感的共振，不免伴生仰视和忐忑。是作家们的宽容、诚恳和磊落，让我们始终温暖。联系贾平凹时，他正在武汉授课，身体很疲惫，但得知我们“等米下锅”，他在凌晨配合完成了采访。同样的情境下，迟子建在忙于家事，阿来在藏区调查，王跃文在基层参加活动，李佩甫在创作新作……我们的高频访问从未陷入“独坐悲双鬓，空堂欲二更”的不安，真是奇迹。

每当周五收到陈仓发来的清样，我都会想，每一位作家执着的文学故事和丰厚的人生体验，都无异于一支支拧开的手电，在他们的言谈间，光就会自然发散出来。张炜在谈到长篇小说《你在高原》创作时说，如果不写完这部作品恐怕一生都不会安宁，为此，他耗时二十二

年，写下450万字，流了很多眼泪。麦家的长篇小说《解密》经历了十七次退稿，他并没有因为挫败而迟疑，还将其解读为“每一次退稿对我个人而言都是打击，对作品来说都是‘打铁’”。以平朴为人和谦逊姿态为人称道的陈忠实，在生前接受采访时常会强调，他不是大师，这不是谦虚，而是远远不及大师的格。

另一方面，读者始终是我们关注和连接的重点，是我们的情愫所系，源源不断给我们以持久力量。在社交网络活跃的当下，他们用传统的书信和电话，表达着对作家、作品和《新青年》周刊的偏爱。他们中，有作家、评论家、大学教授和媒体同仁，更多的还是青年学生和普通读者。他们中有人要跨年度、跨地区订阅报纸，有人想购买全套报纸收藏，还有人，只为说一句“我喜欢”。“天涯海角非远，银河夜夜相望”，如此鼓励下，我们既欢喜在心，又感重任压肩。

光是有方向的，光也能生出光。事实上，我们编辑出版《对话百家》系列丛书，还有为中国文学保存温暖历史的一点野心。客观说来，受出版形态、地域限制和传播时效影响，对话类文本的阅读体验还需优化和释放。我们希望，通过必要的梳理整理，去满足部分读者深入阅读的需要，也为文学研究者提供一种参考。这种利用纸媒积攒“光”，再借助书投照“光”的愿景，也让我们在工作之余悄然完成了一次历史记录和思想沉淀。

我们知道，出好一套书，出一套好书，并不比办报简单，恐怕还会复杂一些。《对话百家》系列丛书能够与读者见面，我们要向每一位作家致谢，向提供过帮助的朋友致谢，尤其要感谢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的工作团队，他们倾注了热情和心血。春节前，出版社的策划、编辑团队专程来到上海，我们有过倾心一晤，他们对内容修订、装帧设计、市场推

广提出了高水平意见，做了细致安排。我们都相信，有文学相伴的人生是美好的人生，被文学注入的时代是有灵魂的时代。这样的共识是幸福的，既有各自职业的坚守，也有来自文化的传承。

最后还要做几点说明：一是每卷本目录中的作家次序，大致遵从了姓氏笔画排序。姓氏传自祖先，即便是笔名也代表着文字的血统，所以是天赐的，是自然的，自然的方法应该就是科学的方法，也因此呈现出老幼相携、结队出发的友好气象。二是关于作家、作品的介绍信息，依据了报纸首发的资料，没有进行全面更新，因为作家一直都在路上，很难等到一个最终的结论。三是从报纸到图书的形态转化中，出于平衡新闻性与文学性，兼顾传播功能和阅读体验，去除了随时间推移而失去效力的部分内容。以上处理，如有不妥或者疏漏，还请予以理解和谅解。由于能力和目力所限，不免会有遗憾和失误，也希望得到各个方面的谅解。

2019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还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们以此致敬历史。遥想百年前的《新青年》杂志，提出“自由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吹响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号角，成为历史进程中一个明亮的符号。

历史的门槛都连接着新起点。2019年6月10日，《青年报》迎来了创刊70周年的纪念，我们也以此送给《青年报》和她的读者。追溯历史，勇于尝鲜，绝不墨守，是《青年报》和青年报人最鲜明的特质，这种内生的创造力，也是今天的我们传承火炬、接续发展的重要支撑和精神力量。愿由此开端的新的路上，我们总有希望，充满发现。

（作者系青年报社党委书记、社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新闻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

文学属于青年

陈思和

1917年，陈独秀携带着他主编的《新青年》杂志移师北京，在北京大学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学革命”。是年一月，《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二月，发表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白话文学运动承载着思想革命的使命，席卷全中国。两年以后，1919年，《新青年》的思想启蒙直接唤醒了大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为了应对巴黎和会的外交事件，五四运动轰轰烈烈地爆发了，中国由此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之初，仅仅是一个励志型的青年思想杂志。北上以后，短短几年就办得风生水起，获得了全国性的成功。什么原因？北京大学是第一个原因，那是全国优秀青年云集之地；提倡“文学革命”是第二个原因，新文学以其新鲜活泼的语言和形式，深深吸引了大学里的青年学子。新文学浪潮与青年运动相结合，便可创造一个崭新的时代。

新文学浪潮与青年运动紧紧联系在一起，在社会上产生了革命先锋的影响。我曾经把新文学运动领袖们的出生年份列出来：鲁迅是1881年出生的，李大钊是1889年出生的，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80后；胡适出生于1891

年，傅斯年出生于1896年，属于90后；陈独秀是1879年出生，也就是70后的“尾巴”，但他已经担当了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新文化运动里几乎没有50后的作家。康有为生于1858年，严复生于1854年，他们在新文化运动兴起时已经被看作是过时的人物。而正是陈独秀、鲁迅、李大钊、胡适这样一批70后、80后和90后的青年知识分子，开创了现代中国的新纪元。

他们所开创的时代，真正是青年的时代。

上面这段议论，是我在读李清川、陈仓主持编辑的《对话百家》系列丛书书稿时，由衷想说的话。他们两位都是有文学情怀的媒体人。我与陈仓相识于复旦大学的课堂里，他来约我做一个访谈。他告诉我，青年报社创办了一个《新青年》周刊，每期用七八个版面来介绍一个当代重要作家，那时已经推出的就有贾平凹、陈忠实、张炜、余华、刘醒龙、欧阳江河、周大新、李佩甫等等，向青年读者展示当代文学的风貌。我被他们的编辑理想深深触动，我知道《青年报》是一家面向青年人的资深媒体，拥有大量的青年读者，由它来隆重推介当代文学，将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新世纪的中国文学正处于一个转型更替的关键时期。我在前几年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从“少年情怀”到“中年危机”》。我的意思是：从五四新文学发展而来的现代文学，原来就其本质而言是青年文学，它含有强烈的文学先锋因素，表达了中国青年在各个历史阶段的社会情绪和审美形态。但是新世纪以来，随着社会发展的稳定和文学功能的变化，更形象一些说，文学已经进入了“中年”阶段。其标志之一，对照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如今在文坛一线创作的活力最强、影响最大的作家群体，依然是1950、1960年代生人，他们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写作实践，形成了成熟的世界观与写作风格，艺术上也日臻完善，他们是延续五四新文学传统的一代作家，但他

们毕竟已经不是青年了。而真正反映着大多数青年社会情绪的文学，却被遮蔽在资本渗透下的网络新媒体、文化市场、大众娱乐等尘霾之中，还没有发出真正的光彩。我把这种文学状态称之为“中年危机”。

因此，如何弥合这两大类文学的健康因素，有效地把五四新文学的传统与当代社会生活以及新媒体新技术结合起来，推动新一代的五四精神传人的诞生，把新文学传统的生命活力延续下去，让更多的文学青年了解和认同前辈作家的创作心声和生活态度，在新形势、新环境、新媒体中凝聚起新的力量。这对我们所有不同年龄层次的文学工作者来说，都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但也是光荣的使命。

在这个意义上，我对青年报社编辑出版的《新青年》周刊，自觉运用大众媒体来向青年读者推介当代著名作家的作品，充满敬意。他们选择的当代著名作家艺术家，是五四新文学传统的自觉继承者，弘扬他们卓越的创造性劳动成果，总结他们在文学上的精神血脉，扩大他们的创作影响，对于传承新文学传统的血脉有着重要的意义。也许他们现在做的工作，只是一种堂·吉珂德式的风车大战，但终究是“石在，火种就不会灭”，人文精神需要代代相传。

现在青年报社把《新青年》周刊上的130余位中国作家的对话录编辑成书，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我希望这套六卷本的书能够获得更多的青年读者的喜爱。是为序。

（作者系著名评论家，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文科资深教授，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目 录

- 001 王安忆 作家像变色龙一样变来变去很奇怪
- 015 马 原 我对世界的兴奋点四十年都没变
- 029 叶 辛 好作家的名字写在人民心上
- 043 孙 颙 不要哀叹要给没落者送去温暖
- 057 血 红 让角色恩怨分明蓬勃向上
- 071 吴 亮 我对世界并没有欠债
- 085 张 翎 假如重过一生仍然要做最好的自己
- 099 甫跃辉 我所了解的乡土生机勃勃情意绵长
- 113 陈思和 要相信良知的力量
- 127 金宇澄 青年人要学会慢慢来

- 139 赵丽宏 如果心中有爱灯就不会灭
- 155 姚鄂梅 我欣赏身体和精神都独立的女性
- 169 唐 颖 正视悲剧才有力量抗衡生命无常
- 183 殷健灵 文学中有支撑我们活得更好的理由
- 197 秦文君 希望带给孩子飞翔的感觉
- 211 钱谷融 学术原则是修辞立其诚
- 223 葛 亮 能穿越我会去宋代
- 237 路 内 我像不小心闯了红灯的人
- 249 蔡 骏 文字从来不分高低贵贱
- 263 潘向黎 如何安顿灵魂是终生的功课
- 279 滕肖澜 最难的就是写幸福

王安忆



王安忆，1954年生，上海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长恨歌》《遍地枭雄》《启蒙时代》《天香》《匿名》等。曾获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施耐庵文学奖、红楼梦·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评审团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上海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以及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

作家像变色龙一样变来变去很奇怪

说起王安忆，在上海可谓家喻户晓的，在中国文坛可称得上大家。她的创作大都以上海题材为主，也兼具一些农村题材。但是生长于上海的她，对上海却有着复杂的情感，让她离开，她的生活又不习惯，她很难说这是爱还是不爱，也很难客观地去看待这座城市。于是，在她作品里表现的上海不断变化，这也是她一贯坚持的写作手法，是她表达世界的方法。她的作品，让更多中国人了解了上海，也让更多世界人了解了中国。

你曾经说过，现在小说被过量地、过度地消耗着。花一周写的小说，读者半小时就能读完。现在《匿名》打破了这个常规，是一部让人无法快速阅读的小说。你在写的时候，是否完全忽略了读者的接受能力？

问题并不在此。我花了一年多时间写的《匿名》，读者两个星期依然可以读完。读的真比写的快乐，创造总是比消耗来得缓慢和困难。我们不能要求读者和作者同样艰辛，正相反，希望他们能够从我们的劳动中得到愉悦。我说小说被过度消耗，也许是在另一个语境中，一时也想不起来了。《匿名》在接受上的危险大约是读者会中途放弃，不与我“死磕”到底，我确实挺为难读者的。希望这困难能以价值作为补偿，即艰涩之后能有所快乐。

大量的景物铺陈几乎有些奢侈。看《匿名》的时候，我脑子里偶尔会飘过《鲁滨逊漂流记》和《海底两万里》。这些景物的描写把情节挤到一边，成为我继续往下读的最大吸引力。我一边看一边想，没有亲自去过是不是描写不出来？或者我忽略了作家的想象力？

景物铺陈应是我向来爱好的，《长恨歌》前几章都令人不耐烦了，我重视空间的戏剧性，将空间布置好，人不说话也自有传达。小说依附在时间的流淌上，空间转瞬即逝，挽留它停滞是义务。用文字语言刻画建设，还是仰仗时间使它存在。作者的想象力是主要的工具，身体经验是攫取的材料，如何认识决定于如何启用，材料本身是客观的，质和量都有限。小说写作则是主观的工作。

你在多次访谈中谈到评论，尤其是谈到陈思和，他的意见你一直比较看重。比如他曾建议你的《启蒙时代》如果再多写一倍的字数，分量就不一样；《匿名》的写作，也是他建议你“应该要有勇气写一部不好看的東西”。为什么你如此看重评论家的建议？

陈思和于我，不单纯是评论家的身份，可说是思想与文学的知己，我并不将他的话当作评论家的发言。这也见出从20世纪80年代始的作者与批评的关系。开头好，步步好！我们共同创造一个文学的天地。我想，大约有些接近英国现代文学中弗吉尼亚·伍尔夫和福斯特的关系。他们都是小说家和批评家，从这点说，我希望陈思和有一天也写小说。而这一点是可以期待的。

你在采纳他的建议的同时，实际上已经认同了他的说法，即“不照顾读者的心情，不管他们读得懂读不懂”。1987年，你写过一部《流水三十章》，后来自我评价是“非常难看”的作品，因为当时决定要写一个有突破的长篇，必须要用特别的语言叙述。你要写的人物像个蚕，从茧中飞出